



認識了有什麼

尼林著

譚寶慈譯

認識了齊什科夫

尼 林 著

譚 宝 慈 譯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ПАВЕЛ НИЛИН
ЗНАКОМСТВО С ТИШКОВЫМ

據“ЗНАМЯ”雜誌1955年9月号譯出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号1000 字數4,59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5/8 插頁2

195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4200 册

定價(8) 0.23 元

第一个发现这位客人的是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卡契耶夫，乍一看，这位客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，但阿卡契耶夫仍然立刻感到有些惊惶。

說实在的，他只是惊惶了一会儿。“不可能，”他馬上安慰自己地想，老远地把那个說不上多大岁数的人仔細打量了一番，那人正迟疑不决地順着走廊走着。“这人不可能就是彼烈克辽索夫。这么呆头呆脑的。也許是个出差的吧，出差来的可不少呀……”于是阿卡契耶夫走进了自己那間阴冷的办公室——因为入春以后撤了火，阳光又很微弱，磚墙还散发着寒气。他点了一支烟，扭开收音机；可是，在播音員还没有开始广播春播节目的时候，他又想：“万一这人真是彼烈克辽索夫呢？面孔倒挺象的……”

阿卡契耶夫朝走廊瞥了一眼，但客人已經不見了。

客人一直向会客室走去，奥里姆皮阿达·謝苗諾芙娜和阿卡契耶夫一样，也在听广播，她甚至也不抬眼瞧一瞧进来的人就說主席不在，說主席还没有来过，并且說，

她根本不知道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現在在哪儿，据她說，他高兴来就来，也可能干脆就不来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客人温和地反問道。“好象是九点鐘上班嘛……”

这当儿阿卡契耶夫也走进了会客室。

“您有什么事嗎？”他問。

“嗯，說实在的，我想見見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。”客人好象拿不定主意似的說。

“怎么，私事嗎？”阿卡契耶夫很想知道个究竟。

“噢，不，也許不算私事，”客人微微一笑，接着問道：“您是誰？”

他這句話問得既平常又温和，但仍然可以覺察到口气有点严厉，这使阿卡契耶夫突然慌張起来，他心中的疑云馬上消散了，他明白，站在他面前的的确是彼烈克辽索夫本人。在这以前，他仅仅見過他一次，而且那也只是登在省报上的照片。当阿卡契耶夫說出自己的职务和姓名时，客人說道：

“我是彼烈克辽索夫，这么說，阿卡契耶夫同志，能不能想办法找一找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？”

彼烈克辽索夫来到这里，大家并不覺得奇怪。在彼烈克辽索夫到任以前，前任省委書記到烏塔罗夫区来又何止一次。令人不可理解和摸不着头脑的是，他究竟是怎么来的，也就是說，他是乘什么交通工具来的。

班車約莫在两小时以前就从烏塔罗夫开过去了。省

委書記总不至于乘火車来吧。最常見的情况是坐汽車来——什么“吉斯”牌的汽車啦，“吉姆”牌的汽車啦，至少也是坐“胜利”牌的汽車来。可是当阿卡契耶夫步行穿过广场，亲自上主席家去通知他这个突如其来的訪問的时候，在区执行委员会附近并没有什么小汽車呀。

瑪琳娜·尼古拉耶芙娜是一位快活的胖太太，她正在阳台上澆花。她一看見阿卡契耶夫便朝他揮揮手，攔下噴壺，向屋里点点头，把一个手指貼在嘴唇上，意思是說：“別嚷，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在睡覺呢。”

“彼烈克辽索夫，”阿卡契耶夫气喘吁吁地說，他甚至連問好也忘了。

“什么，彼烈克辽索夫？”

“彼烈克辽索夫来啦，快点叫醒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。这下可糟啦……”

2

瑪琳娜·尼古拉耶芙娜终于把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从床上搖醒了。当他好不容易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，他沉重地叹了口气說：“杰連季耶夫可把我毀啦。他簡直害死我啦，你想想看，他赶这种时候来办女儿的喜事，使許多負責干部都丢下了工作，現在瞧吧，怎么办……瑪琳娜，你給柯舒諾夫家挂个电话。哎呀，柯舒諾夫

現在也不在家呀。唉，現在可全完了！”

謝爾蓋·瓦爾福洛密耶維奇睡眠惺忪、頭髮蓬鬆地走進餐室，從敞開的門里看見站在前廳的阿卡契耶夫，不覺怒喝一聲：

“你站在那兒干嘛？進來。”

“您先別着急，謝爾蓋·瓦爾福洛密耶維奇！”阿卡契耶夫激動地說。“有关数目字方面的材料，我們手邊都有，我們昨天剛好結算了一下……”

“你真是個傻瓜，”主席冷笑了一下。“你可別見怪，可是你真是一個大傻瓜。彼烈克辽索夫他是不需要什么数目字的。維克多·伊凡內奇^①才稀罕数目字呢。他也正是因为数目字才倒了霉。而彼烈克辽索夫，大家都知道，是喜欢看事情的真相的。他專門愛走后門來了解情况。据说他就是这样到扎尤尔斯克区去的，他們給他送来了一大堆数目字，而他却說：‘最好給我講一講，您知道早熟的白菜有哪些品种？’这下子区委第一書記可馬上当众出了洋相啦。彼烈克辽索夫办起事來精明得象魔鬼一樣。”謝爾蓋·瓦爾福洛密耶維奇瞪圓了眼睛。“我的天哪，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有一套聞所未聞的新做法，可是我們呢，也就是說你們呢，”他狠狠地盯了阿卡契耶夫一眼，“還一個勁兒照老一套辦事！数目字！”謝爾蓋·瓦爾福洛密耶維奇好象什麼地方痛似的眯起了眼睛。“再加上

① 伊凡諾維奇的簡稱。——譯者注。

杰連季耶夫家的这个愚蠢的婚礼。唉，你倒說說看，有誰在开春的时候办喜事的？所有的正派人，尤其是乡下的正派人都把喜事放在秋收以后办。可是杰連季耶夫的女儿却偏偏等不及了。她要跟丈夫一起去开荒。你想想看，多么火急呀。在这种紧张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在唱歌，并且一直唱到半夜三点鐘。听見他們唱‘光荣的海洋’和‘神圣的貝加尔湖’了嗎？唉，試問，誰需要听这玩意儿？就算有人要听吧，可民警队长的女儿結婚又关我什么事呢？不，大伙又說了，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答应了吧，求您賞个光，不然，他們說他們要見怪了，我只不过是去向年青夫妇賀賀喜的，可是現在瞧吧，完啦：已經是早晨九点多了，而我还在睡覺……”

主席一面嘴里唠叨着，一面打領帶、梳头、穿皮靴，不知不觉地把这些动作的先后次序都搞乱了。然后皺起眉头，不乐意地喝完瑪琳娜·尼古拉耶芙娜遞給他的一杯凉牛奶，脑子里思忖着眼前的情况，慢騰騰地跟着阿卡契耶夫走了。

3

彼烈克辽索夫已經在区执行委员会門前踱来踱去，門前是一片濃密的尚未抽枝发芽的金合欢灌木丛。

他个儿不高，身体結实，头发有点花白，眼睛微露机

智的神情，一点儿也不象老是板着面孔的維克多·伊凡諾維奇。但是，当彼烈克辽索夫向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伸出手来的时候，主席的眼睛里閃出了一陣惊恐的火花。

“您在休息吧？”彼烈克辽索夫和悅地問。“我打扰您啦……”

“現在哪儿还談得上休息，”主席支吾地回答道。“可以說，我們把全部精力都放到春播上去了。有时候連晚上都得占用。”他馬上又覺得有些害臊，心里七上八下地想：“說謊何必把晚上也扯进去呢，真是太傻了。”

“我想請您陪我去一趟黃溪集体农庄，”彼烈克辽索夫說。

“黃溪？”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吃了一惊。“噢，好吧。不过，”他朝廣場溜了一眼，“不过，我想您的汽車开不到那儿的……”

“我没有什么汽車，”彼烈克辽索夫两手一攤。“我是坐火車来的。”

“坐火車来的？”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又是大吃一惊，但馬上表示关切地問道，“那么您还没吃过早点吧？”

“不，我吃过了，”彼烈克辽索夫微微一笑。“在你們这儿的茶館里吃的……”

“在茶館里吃的？”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好象吓了一跳。“那儿可多脏啊，怎么能在那儿吃早点？”但

他立刻又懊悔不該說這些話，因為彼烈克辽索夫皺起了眉頭。

“噢，原來如此！那麼說，茶館里很脏您是知道的嘍？我還以為這裡的蘇維埃政權沒有想到這家茶館呢……”

“沒有想到，沒有想到，”主席急忙同意說，他已經習慣于立刻承認自己的錯誤了，他確信，承認錯誤越快的人受到的責備也就越輕。“但是我以对党絕對負責的精神向您保證……”

“您最好向自己的選民們去保證吧，”彼烈克辽索夫建議說，接着又問道，“怎麼樣，我們一起坐什麼去黃溪？”

“這我可不知道啦，”謝爾蓋·瓦爾福洛密耶維奇發慌了。“真不知道該怎麼個去法。我們從前多半是騎馬去，汽車去那兒要拋錨的。我們這裡的路走起來簡直是活受罪。如果要說我們該打屁股的話，那就是因為這些路……”

“唔，那真該馬上就打，”彼烈克辽索夫似乎變得溫和了些。

本來神氣沮喪的謝爾蓋·瓦爾福洛密耶維奇於是又重新振作起來：

“我們要不要上區委會尼基丁同志那兒去一趟？”

這一着似乎是他的緩兵之計。在區委會里，尼基丁馬上會出主意怎麼办的。在那裡，彼烈克辽索夫的注意力准會從謝爾蓋·瓦爾福洛密耶維奇身上轉到尼基丁身上去。那就好办了。可是彼烈克辽索夫說，他已經去過

区委，听说尼基丁昨天就出发到各个集体农庄巡察去了。

“对啦，”主席记起来了。“对啦，尼基丁已经走了。他在我们这儿真算是个可贵的人物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，一天到晚……”

“您呢？”省委书记问。“您本人还是很久以前去黄溪的吧？”

“不多久。不算很久。”谢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维奇含糊地回答道，接着又沮丧地想，“唉，撒谎可要不得，撒谎总是使事情变得更坏。”

谢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维奇想建议去“先锋”或“共产主义火花”集体农庄，如果能去“革命的火焰”集体农庄那就更好了。可怎么提出来呢？省委书记一定会认为主席想掩饰什么东西。要去黄溪，那就去吧。有什么办法呢？

“请让我去请我们的一位专家一道去，”谢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维奇说。“比方说，可以请我们的农艺师一道去，这样会更好些……”

“不用，不用，”彼烈克辽索夫不同意。“这可用不着，不要拉别人了。我们又不是去参加婚礼……”

“他一定连杰连季耶夫家的婚礼都知道了，”谢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维奇狠狠地立刻想。“事情总是这样：难得参加一次婚礼，可参加了马上就议论纷纷。别人可能以为我们除了参加婚礼外，什么事都不干呢。”

“那么让我去叫人准备馬匹。”

4

彼烈克辽索夫繼續在执行委员会門口踱来踱去。等套着一匹喂得飽飽的淺栗色牡馬的輕便馬車駛近門口時，他已經显得有些不耐煩了。

車夫座上坐着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白胡子老头儿。

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还没有来。最后，他和一个穿帆布雨衣，戴眼鏡的瘦汉子一同出現了。

“你下来，阿基姆·謝苗內奇，”他对馬車夫說。“你休息去吧，让葛利高里·納扎奈奇^①替你趕車。这样好一些……”

突然更換車夫这件事使彼烈克辽索夫感到奇怪。但是，主席把头朝白胡子老头那边一摆，解釋道：

“我剛才不是說过，那儿的路怪难走的。而他，您瞧，已經是这么一把年紀了，怎么能到那里去呢！让他休息休息吧……”

出发了。彼烈克辽索夫和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并排坐着，他在眺望深暗色的田野，那儿堆着一堆一堆还没有被阳光最后融尽的积雪，他詢問着种籽的情况——

① 納扎奈奇是納扎罗維奇的簡称。——譯者注。

檢查过种籽的发芽率沒有，效果如何。他詢問拖拉机和播种机的情况，查問是否全部农具都已修好。几乎对所有的問題，主席都滿有把握地回答着。只是談到黃溪的时候，他才越来越頻繁地查起筆記本。显然，筆記本里也沒有記下有关黃溪的一切問題。問到黃溪用了多少过磷酸盐肥田粉时，主席就答不上来了。

馬車夫忽然从座位上掉过身来回答了這個問題。以后，他几乎一路上都是这样掉过身子坐着的，每当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对彼烈克辽索夫提出的其他問題稍感困难时，他就来代答。馬車夫对答如流地回答着，又是挤乳量呀，又是剪毛量呀，又是必須向拖拉机手們介紹方形点种法呀，他还背得出这些地区去年收成的数目字。

馬車夫这样了解情况不仅使彼烈克辽索夫大为惊讶，而且大概有时也使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感到很气恼。

“葛利高里·納扎奈奇，当心你的馬別睡着了。”主席朝馬点了点头。“抽它一鞭子吧，別心疼。我們尽談哲学是早到不了的。”

道路确实很不好走，路上滿是車轍、小土堆和深陷的水洼。馬車总是东搖西晃，把巧克力糖似的粘糊糊的泥浆濺到乘客身上。

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每遇到一个坑洼就苦恼地皺着眉头，叹着气，又負疚地瞅瞅彼烈克辽索夫：唉，說起来是我把您弄到这样糟糕的一条路上来了，正确地說，

是您把我弄来的。現在我可不知道該怪誰。

但是彼烈克辽索夫却安然无事地坐着。只有一次他笑着說：

“看来，我們活該弄这一身泥浆，活該！早就应当到这些地方来了！”

“可是我这样看，”馬車夫也笑道，“我看我們各方面的情況很快都会走上軌道的。正是这样——各方面。”

“您为什么这样看呢？”

“因为，”馬車夫狡猾地眯起了眼睛，“过去，省里来的同志們沒有去过比‘先鋒’集体农庄更远的地方。維克多·伊凡內奇我對他沒有什麼意見，不过他最后一次也只到了‘革命的火焰’农庄。嗯，关于‘革命的火焰’农庄或是‘先鋒’农庄，当然沒有什麼可說的。它們是最富裕的集体农庄。去那儿的路也是平平坦坦的。可是黃溪也該去一去呀……”

“我們今天未必到得了吧，”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远远地望着橫跨庫津卡河的桥梁有点儿怀疑地說。

湍急的庫津卡小河的两岸，长滿了光禿禿的灌木丛，河水在阳光下閃耀着魚鱗似的金光。

可以看得出，給拖拉机震塌了的木桥在急流的冲击下有些抖动，紧靠桥的地方，河水狂暴地喧騰着，浪花翻滚，因为有东西擋住了河水的去路。

“一台拖拉机就是打那儿翻下桥去的，”馬車夫用鞭子指了一下說。

“翻下去很久了嗎？”彼烈克辽索夫問的不是馬車夫，而是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。

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聳了聳肩膀。

“拖拉機在河里已經洗了兩天兩夜的澡了，”馬車夫望着狂暴的漩渦說。

橋面上缺少很多木板，因此馬車過不了橋。

“好啦，”主席嘆了口氣說。“您可看見啦，這樣的農莊……”于是他第一個爬出馬車。

他仿佛很高興，因為現在省委書記总算看到了：這兒的情況是多麼困難，多麼複雜，簡直是個爛攤子，區里所有的領導人在這兒是有多麼困難。可是同時，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也意識到，省委書記未必見得會同情，未必會……

不過現在事情已經很明显，他們是到不了黃溪啦。而且那兒也不会有什么好事情，也不可能。大概有人從黃溪寫了什么誣告信給省委會，所以彼烈克辽索夫這才一心要上那兒去的。

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的腿酸了。左腿甚至都麻了，他拖着走，好像一條假腿一樣。彼烈克辽索夫關切地問道：“您這是怎么回事，負過傷嗎？”

“沒有，”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腼腆地說。“只不過是象平常一樣坐麻了腿。馬上就會好的……”

彼烈克辽索夫仔細地察看了木橋，接着似乎是隨口問道：

“您沒有上过戰場嗎？”

“不，怎么沒有上过，上过的，”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几乎高兴得嚷了起来。“不錯，沒有上过火綫，而是在戰場附近。整个战争时期我都在軍用公路局工作。起先在莫斯科近郊，后来在加里宁城外……”

“怎么，您是公路专家？”

“不，我那里是什么专家，只不过碰巧干了这一行，那时我的鉴定很好，此外，我有肝脏病。”

“现在肝脏怎么样了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了。”

彼烈克辽索夫好象就是在等这个肝脏情况良好的令人慰借的回答。他不再躊躇，扶着搖摆不定的栏杆上了桥，踩着一根木头走到了桥的那边。

主席稍迟疑了一下，踩着同一根木头在他后面走了过去。馬車夫将馬匹拴在电綫杆上，也跟在他们后面过去了。不过他不是走过去，而是一根横梁一根横梁跳过去的。所以他更快地到了对岸。和聚集在岸边的工人们打了招呼后，他打趣地問：

“唔，怎么啦，老乡們，还在拖呀拉呀？”

“可不还在拖呀拉呀，葛利高里·納扎奈奇。拖呀拉呀，可不就是这样，”一位上了年岁的工人用揉皺了的帽子擦了擦冒汗的額头說。“又拉断了一根大繩。簡直就象童話一样：把河馬从泥潭里拉出来，哎，这活儿可真不輕！这不都是胡鬧的結果嗎？有人說，米契卡·奧塞特

罗夫当时喝醉了酒。这种行为真該好好整一整。桥呢，也完蛋啦……”

“喂，”彼烈克辽索夫和工人们打过招呼以后說。“我有件事求求你們。劳駕給鋪上几块板子，讓我們把車子赶过来。”

主席一句話也沒有說。他只是摘下帽子，先是用手帕細心地拭淨漆布的帽里，接着就动手擦起臉上的汗水，拭起过早秃了頂的脑袋和脖子。汗水冒个不停，他那虛胖的身子全湿了。他松了松領帶，解开衬衫的領扣。太阳穴象針扎似地刺痛着，看来，他在这个倒霉的婚禮以后还没有睡够呢。而太阳也是够晒人的了，今春的太阳真有点古怪：时而晒得人发昏，时而又藏到白云或烏云的后面去了。而現在，桥边一切突然昏暗下来，好象就要下雨的样子。也許真的要下雨吧？

5

謝尔盖·瓦尔福洛密耶維奇巴不得老天爷下雨，巴不得突然来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，这样，刹那間什么都会变了样，那么黃溪也就不去啦！

省委書記突如其来的訪問弄得他心情沉重、精神沮丧，也許是有些夸大了自己目前处境的困难吧。噢，这个黃溪到底有什么东西在威胁着他呢？他又有什么可害怕